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癸亥。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
傅繩勳。奏查探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駕坐火輪船。
由天津駛回上海。並無動靜。臣陸建瀛。本擬即日馳赴上
海。面為開導。因前接該酋以文稱。別無他意。惟俟天津
及廣東船到。即定行止。夷性狡詐。稍有牽連。必將另生枝
節。是以暫駐蘇州。密屬麟桂等。妥為開導。疊據麟桂等稟
稱。該酋現已情願回粵。適有廣東駛來火輪船一隻。於五
月二十二日到吳淞口外。該夷之妻。嫌其窄小。不願乘坐。
尚有大火輪船一隻。於十七日從廣東開行。計期二十四

五必到。該酋定於二十七日起破回粵。設此船不到。即將天津駛回之船修理完整。六月初一必能開行。現在該國夷商均願該酋速回廣東。竭力懇懇。圖有供給。且等伏查該夷惟利是視。因原定章程。有大輪船免稅之條。遂以送信為由。往來各口。夾帶貨物。偷漏關稅。是其故智。而婦言是聽。尤屬夷人常情。揆厥情形。尚非飾詞觀望。惟該酋回粵之意雖決。而行期未定。且陸建瀛未便遽離。自應暫赴江陰常州一帶。查閱營伍。察看動靜。密為防維。

陸建瀛等又奏。上海洋涇濱地方。有該夷所建天主堂一所。為羣夷聚居之處。中有十字大梁。梁下有一高臺。上供

十字架及耶穌木偶。每逢禮拜之日。各國夷人俱齊集聽經。五月十四日未時。疾雨迅雷。將十字大梁及高臺十字架木偶。全行擊毀。並其所存火藥。全行漂失。臣等查該夷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高厚。其所尊禮者。惟此十字架與木偶。甚欲誘我愚民。援入彼教。其居心大不可問。

今

天威震怒。誅其所尊。洵足褫奸夷之魄。而破愚民之惑。此皆我皇上敬

天勤民。有以感召。臣等欣幸之餘。更深寅畏。

殊批。知道了。敬感之餘。更深慚愧。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奕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據陸建瀛傳。繩勛馳奏。天津夷船。已回上海。即日起碇回粵。一摺。據稱。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由天津駛回上海。經蘇松太道等開導。現已情願回粵。定於五月二十七八日起碇等語。是該夷徒勞往返。其計已窮。惟夷性叵測。難保其不竄赴沿海各岸游奕。著該將軍督撫等。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隨時偵探。加意防守。不可稍涉張皇。如遇該夷船駛近口岸。仍當妥為曉諭。勸令迅速回粵。不得違約恣行。設該夷因船隻未齊。起程遲緩。陸建瀛等。尤當飭屬嚴防。該督現在前赴江陰一帶。距

海口甚近。務須隨時查看情形。妥為防割。毋稍疏虞。該火起破出洋。即行奏報。並著徐廣縉。葉名琛。於該夷船回粵後。具摺奏聞。仍遵前旨。持以鎮靜。俾其安心貿易。不致更萌妄念。是為至要。陸建瀛等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於初十日。行抵大沽海口。督同天津鎮道等詳籌。相度該處口門外。向有攔江沙一道。強湖咸漲之時。沙上水深一丈三四尺。平時湖長。水深一丈及七八尺不等。潮過。水深在二三尺之間。夷船喫水在丈餘者。即慮擱淺。不能駛入。由攔江沙至大沽礮臺處。所海河紆折。計程二十餘里。大沽南岸礮臺三座。北岸礮臺

臺一座。均係上次防堵時建修。緊對河心。頗據扼要。逐一查勘。俱甚堅固。其攔湖土壩。護臺土埝。土壘。濠溝等工。間有殘缺。於墊。現俱逐一修整。兩岸礮臺。共分設二十斤以上至萬斤重之鋼鐵大礮五十一位。一千六百斤以下至四百斤之鋼鐵礮九十一位。安靶演試。致遠有準。現有本營兵一千六百名。輪班駐守巡防。足資抵禦。隨赴北塘海口。督同通永鎮道。查勘該處海口。攔江沙埭。並海河紆折情形。與大沽相似。原建礮臺四座。均屬堅固。其土壩等工。殘缺者。現亦趕緊修理完整。該處南北礮臺。原設一千五百斤以上至八千斤重之鋼鐵大礮二十位。五百斤鋼鐵礮

六十位。分設兩岸。凡有本營兵八百名。分班駐守防範。其
大沽迤南。至山東交界之狼坨子止。據天津鎮道會勘內
祁口。驢駒河。馬棚口。大溝子。張臣河。趙家溝。徐家溝等處。
口狹水淺。各有木汛員弁兵丁防守。仍擬擇要設伏。截其
登岸之路。勘得葛沽。上古林。封家莊三處。為大沽祁口等
處後路。臨時設兵防堵。適當扼要。上下夾擊。最為得力。復
查大沽北塘海口。均有攔江沙之橫阻。該夷大號兵船。固
不能駛進。而湖旺之時。大輪船隻。可以乘湖而入。湖查從
前防堵時。大沽海口河內。暗設鐵鎖。鐵蒺藜。並木筏等器
具。藉以阻遏夷船。撤防時。曾存於公所。現今天津道查驗

修補以備臨時設伏之用。天津郡城以及沿海各村莊一律編查保甲。以杜奸匪潛跡。團練義勇。以助官兵聲威。均照舊章辦理。其北塘至山海關止。大小各海口。臣已飭委候補知府李樹玉馳往。會同永平府知府。並山永協副將詳細履勘。籌議具稟。一俟覆到。即酌覈飭辦。再查天津鎮長塢。雖到任未久。察其營務措練。辦事細密。天津道張起鵬。通水道陶煜文。從前均隨臣辦理防堵海口事宜情形。素所熟習。署通水道譚廷襄。明白老練。辦事結實。其將弁中人地未宜者。臣已斟酌更調。該夷船南旋江省。開導後。是否回粵。雖尚未准知會。而北關防範事宜。均已布置周

妥。即使該夷北駛。可期有備無患。

硃批。依議妥辦。

甲戌。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據麟桂等稟報。該酋咬啞。於六月初一日攜眷登舟。初五日起碇回粵。別無要挾情事。上海地方。民夷亦甚安謐。

硃批。知道了。

陸建瀛等又奏。咬啞現在上海。合官商兵役男婦大小。統計不滿二百人。如敢有桀驁要挾情事。則是螳臂當車。該夷愚不至此。咬啞先求遞公文。旋復遣船赴津。且等責以不守信義。該夷酋外雖強辯。內實惶恐。其意以為天津必

有復書。迨麥華陀船回。乃詭稱天津相待甚優。該夷首佯為得意。誇耀眾夷。臣等即密飭蘇松太道麟桂等諭以

大皇帝仁孝英武。明知天津不在五口之外。不與深究。實為曲示懷柔。此後當知感知懼。勿再違約擅往。該首俯首無辭。等眷回粵。夷性犬羊。將來或另易一人。另易一辭。復相纏繞。皆不可知。誠如

聖諭。能勿早為之計。伏查各海口。如廈門甯波。該夷不過視為偷寓。廣東民氣最固。彼誠未敢輕犯。上海造有夷船。積有夷貨。亦未必肯自毀壞。天津則道光二十年。曾駕兵船十四隻。游奕海外四十八日。不能進攔江沙一步。二十三年。又

駕貨船二隻。亦未得進。是天津地利。該夷之所深悉。然而
詭譎故智。如果有意挑釁。必仍以赴津呈訴為詞。而取道
於江南。臣等就江南海口觀之。如劉河口。斜塘口。福山口。
白茆口。或外寬而內窄。或外深而內淺。大船皆不能入。是
地利不必不如天津。江陰靖江相對之處。為由海入江之
口。二十二年。彼即從此撞入。該兩縣沙洲民人。膽力可用。
當時即有殺賊者。兩縣未遭蹂躪。是人心不必不如廣東。
要在措置得宜而已。夫攘外必先安內。其土匪遇事生風。
恐嚇良善。希冀乘機搶奪者。固難姑容。即憑空造議。託為
義憤。圖冒功賞者。聽之不察。亦足以釀釁債事。全在隨時

懲辦。俾內地安而益安。庶外侮無隙可乘耳。至蘇松太道
麟桂。頗機警。於輕重緩急。尚有斟酌。候補道吳健彰。稽
隸廣東。素諳夷語。不為通事所蒙。此次先以利害曉諭夷
商。故該酋無所施其伎倆。蓋夷酋多以有事為榮。而錢糧
出自商貨。前因燒燬折本。各商情願贖金關事。乃兩載停
貿。事平以後。該夷酋又未將商費給還。各商均懷悔恨。該
酋等屢欲復關而不果者。夷商不附故也。

硃批覽奏均悉。

庚寅。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喚夷輕浮跡

忘恃其大輪船駕駛便捷於海外各國動輒肆意進行無端窺伺二十九年曾出沒於孟卡哲孟美拉俄囉斯各邊境其始原不無希冀及各國靜與相持遂爾廢然思返此次咬齧於三月十六日駛往上海前數日備文照會據稱現往海口查看貿易往返不過數旬在粵商人求為保護當覆以既敦和好自應保護毋庸過慮其實為鬼為域不但臣等悉其情偽即廣東商民亦多知其虛詞詭語假以巡查海口為名實則別有覬覦僉稱此去不過徒勞往返諸夷商並無附和各華民毫不驚疑該首現在木回香港俟其回港如有商辦之件必當恪遵

指授相機妥辦。持以情理。破其要挾。總不得於成約之外。別有請
求。儻彼知難而退。不復饒舌。則又未便過激。令其生心。該
夷性情如是。伎倆亦止如是。惟有靜以待動。當不慮其狡
焉思逞也。

硃批。知道了。前已有旨諭知矣。惟該夷詭譎性成。其窺伺伎倆不
過如是。抑或別有要求。卿等亦必有定見。卿等為地方大吏。尤
須敬慎乃心。捨小嫌而顧大體。俾民心益固。則夷計自感。治海
疆之要。不可妄聽浮議。致寬猛兩難。總之內地百姓皆吾赤子。
該夷之心。姑不深問。自有

上蒼鑒臨也。

七月辛卯。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嘆夷跋扈。鷓鴣張。要求無厭。宜於無事之時。裕有事之備。夫所謂備者。先在能守。繼在能戰。不必急求速效也。亦惟兵與民日事修備而已。今果於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不使一日鬆懈。則膽日以練。氣日以壯。而最要尤在沿海地方各郡守牧令。平時與紳士鄉民講求聯絡。力圖團練之法。海疆士民。已有行之而效者。粵省其前事也。今但遑遲結實安詳之守牧縣令。不必拘定成法。不必急求有功。並不必顯揭以團練之名。但能隨時隨地。

與地方紳民申明古人守望相助之義。始聽其一族一村一堡自為守望。絕不稍為勉強。然後官為量度。由散而聯之使聚。由分而結之使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臨機有可用之人。處常無虛糜之餉。且盜賊無所容。漢奸無從入。眾志成城。守既固者戰亦足資矣。再查各省額設巡道本帶兵備銜名。實則無征調之柄。緩急殊不足恃。似可仿照臺灣定例。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道員自都司以下。知府自守備以下。受其節制。遇有邊警。聽其先調本屬郡縣之兵。相機防勦。不必坐待赴省請兵。致滋遺誤。如此則沿海要疆。緩急有可措手。而兵民更有所恃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額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海疆防範。不容少疏。如該藩司所奏。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而其最要。尤在沿海各郡守牧。平時與紳民講求聯絡。力行團練之法。並稱各省巡道。似可仿照臺灣定制。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以期緩急易於措手等語。著各該督撫。按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總期海防嚴密。民氣奮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先聲可奪。眾志成城。

方為克盡厥職。其各該省如何酌覈妥辦。與道府與聞兵事。果否可行之處。著一併籌議具奏。原片均鈔給閱看。

乙未。浙江巡撫吳文鎔奏甯紹台道成齡在浙經理夷務均尚得體。該臣欽奉前因。詳加訪查。委無縱容夷人。及過於卑諂之處。且在甯波海口之領事夷酋索利客人亦安靜。從無要求。該道亦無所用其縱容卑諂。惟時值年節。該夷酋曾備席邀請該道府縣等。到館飲宴。極其恭順。該道等因其邀請在先。亦經備席回邀。彼此以禮接見。此外無事。即不相來往。至該道春屬。紀無與夷婦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吳文裕又奏甯波府地方為通商口岸。夷船出入靡常。兼之定海孤懸海外。不可不加意防範。當即欽遵。

諭旨。密咨提督。暨密飭甯紹台道。察看籌防。兩月來並無夷船進口。本在甯波之夷人。亦俱安靜。甯波領事夷員索利完。於五月間。因艾酋到上海。曾攜妻乘船。前赴上海相見。現在已於六月初三日。攜眷回甯。並無別有夷船回來。該夷日索利完回甯後。照常安靜。絕無他言。浙江各口岸。亦未據報有夷船游奕之事。

硃批。知道了。

丙申。福建巡撫徐繼畲奏。查福州一口。於道光二十四年

開闢夷人初到時。與本地民人猶時有爭競。近來華夷相安。毫無枝節。福州港道口門最狹。沙淺復多。各國小船雖往來無礙。而大船易於擱淺。是以喫夷貨船。向在口門外。雙斗洋而停泊。用小船撥貨入口。道光二十八年。喫夷曾有巡港兵船。在貢山汛港內擱淺損壞。從此大船再未入港。然恃險為古人所戒。難保夷人不乘潮冒險。駛入大船。自應豫籌密防。以備不虞。福州港內各礮臺。係道光二十七年。臣與督臣劉韻珂親行履勘。修築長門。暨閩安南北岸新建礮臺。勢扼險要。新鑄礮位。皆在礮臺安設。地近省城。尚覺便於調度。惟喫夷此時並未露蠢動形迹。辦理一

涉張皇。不特居民驚擾。且慮夷人猜疑。肇啟釁端。只可暗中籌畫。外面仍寂然無事。至廈門亦係五口通商之地。港道深通。無險可扼。防範頗為不易。督臣劉新珂在南路閱兵。可就近體察情形。妥為辦理。

硃批。知道了。

戊申。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嘆夷之和不可恃。宜及時思慮豫防。竊惟夷人意懷叵測。有封豕豺狼之志。道光二十年。忽破定海。直窺天津。當時任事諸臣。僅有兩廣督臣林則徐。為封港之計。使其洋貨霉爛。毒煙不行。若封港之法。延至二年。遠島旁夷。必獻義律諸酋之首。何則。眾夷前

受其愚。悉以洋錢助逆。後則諸貨不售。而所借之項。百無一償。以此揆之。彼見利則合。失利則怒。縛而獻之。必然之理也。夫客兵利在速戰。戰則致死於我。以彼持久。則無生路故耳。最可恨者。以久歷戎行之楊芳。全不料主客之情。一意浪戰。又不知造為制其死命之器。與絕水必遠水。古人制敵必然之法。以致三元里義勇已縛義律。而甘心施恩於與狗。此庸懦誤事之極也。迨逆夷闖入長江。圍我金陵。此猶蛟蜃離大水而入小水。若以巨筏塞燕子磯。絕其去路。兩旁施以巨礮。其上流無數之柴舟。蔽江而下。以此持久。使彼水陸不能相救。進止不能退遂。師老財匱。孤軍

無援必成擒矣。統惟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一切船隻。礮位。事事效顰。不知器即其器。人非其人。况虛內以資外。犯兵家之大忌。夫人有所長。必有所短。悉其長短。則有剗之之法。所有兵事慎密。請於夾片陳之。

一洋煙之禍。毒流天下。幾成積重難返之勢。通計天下所費。數倍於天下之正賦。銀價之貴。民間完銀一兩。用制錢三千餘文。

朝廷守薄斂之法。百姓受兩倍加賦之苦。此嘆夷毒我之禍。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夫財賦者。天下之精華也。精華竭而形色枯槁。今胥天下之民而窮之。則何事不可為。况天

下之莠民奸宄。一犯大案。無不以逆夷之口岸為淵藪。獨賊一入其中。則中外之虛實。兵力之強弱。人材之有無。何所不知。漢奸之因緣依仗。何地不佈。夫今不治。伊於胡底。此不可不深長思也。

一北五省之兵。與東南風氣水土迥不相習。驅之卑溼沮洳之鄉。多生疾疫。惟海濱漁船。蛋戶。及犯法水賊。與老虎頭之鹽徒。壽州之搶匪。在上海販打逆夷之水手。誠得良將駕馭。皆可以賊攻賊。且此等色人。一為我用。地方少無數滋事之業。而我反得臂指之用。臣愚以為宜鼓舞用之。可以化頑民而為義勇。不在預養。只在臨時招募。恩威並

行耳。

一逆美因我中國之法。其策有三。其一窺伺長江。梗我漕船咽喉。其一欲襲天津。擣虛於肘腋。其一欲窺山海關一帶。滋擾我根本之地。三策兩實一虛。盛京多山。寒冷最早。又勁兵所在。賊必不敢上岸一步。即有停泊。宜先講求剋敵之礮。如數千斤之礮。雖中不能破其舟也。逾萬之器。其模易損。在廣東多方鑄之。皆不能成。鑄至一萬一千斤為止矣。惟於海崖避風之地。巨艘下碇之所。先為石礮。其內腔如大筒狀。用石灰塗泥光華。容藥千斤。此礮一燃。不恃礮子所中。而恃破風所吹。凡舟大小無不掀翻者。現澳門

大西洋有赤銅礮一尊。用銅三十萬斤。其礮初成。試之。海水分裂見底。可以知此礮之神威也。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颶風大作。暎夷欲借澳門島避風。西洋不許。暎夷不敢攔進一步。畏此礮也。夫一礮而暎夷畏之。肝膽俱裂。奈何不處處仿效為之。變而為石。為土。為木。其烈比此愈甚。而逆夷之船堅礮猛。無能為矣。

一天津密道

京畿為九省通漕咽喉。臣細訪輿論。會云。海口有攔河橫沙一道。已備舊船四十隻。有事載沙填口。此日海口沙處。平水不過二尺。潮來水深丈餘。漲不過時即落。夷人萬不敢

攔入。況破臺河南河北。佈置嚴密。破聚多門。河漢地勢沮
和。叢葦一望無際。此處佈置頗完善矣。然就海口而論。沮
和不可以佈陣。叢葦不可以置礮。正兵法所謂陷地險地。
一有疏虞。天津人人喪膽。

京師必致震動。兵法云。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
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臣愚以為海口為頭層門戶。可
以誘賊。天津三岔河連東。名曰裏河。為第一扼要。佈置之
所。直沽河西倉以北。至北倉一帶。河窄水淺。又有堤岸可
因。宜在裏河四五十里。以築堤護河為名。於裏河兩岸。堅
築長堤。舉堤上之土牛。加高倍厚。名曰衛河。實則礮臺。長

塘約三四十里。就一塘之末。裏河將盡頭處。相視窄隘形勢。兩面築壩。中留水口。如大閘門狀。用一鐵釘木牌。豫擬橫截中流。誘其進路。阻其歸路。兩面數十里。逐處用大礮。擡槍備敵。彼進內河。其舟必小。可以一擊而碎。彼擊我者。以高厚土牛抵之。我所擊者。彼不能不以舟當之。此可以決勝。十有其二。再用無數柴舟。暗藏油火。聚集上游。望見賊船順流放下。大燃河中。礮施於外。而彼大燭之中。礮不得施。此可以決勝。十有其七。賊由舟徑進。兩岸或以陸路兵夾護。可用武剛車。車陣當之。厚為遮護。宜調口外打牲之礮手。其人膽大心定。大槍有準。夷人十不當一。彼由水

從陸。大礮笨重。不能致前。其用皆火槍。與我之槍槍過山
鳥。力量迥不相侔。陸路一敗。而舟師喪膽。舟師一焚。而陸
路之賊無穴。此可決勝之計。十有八九。所慮者。猶恐敗於
怯懦之將。不練之兵。孰令賞罰之不嚴明。尤慮臣工紛如
聚訟。不能不憚憚耳。要之統觀夷情。不在專守海門。而在
誘之內地。彼來送死。百計誘之深入。此萬全之策也。天津
大勝以後。即遣勇智膽。決可靠之員。會同督撫。專志合力。
統領義勇。四面密佈。內外串合。相幾而動。襲燒上海鬼樓。
俾粵東之梗。再見於今。破竹之勢。不大費力。各處以次為
之。而逆夷感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奕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夔龍。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嘆夷和不可恃。宜思患豫防一摺。並夾片密陳兵事等語。著該將軍及沿海各督撫。按照所奏各條。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於無事之時。為有事之備。總期不勿聲色。慎密籌防。斷不可稍有洩漏。致啟疑釁。乃為妥善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奏。竊臣聞福建省城內神光寺。係該有生童常川讀書之所。並非各國通商貿易之地。本年英夷突欲借寺居住。該省侯官縣知縣。不察輿情。遽將

該夷租約用印。准其借住。經該士民迭次呈控。並公給該
夷書信。明白勸止。現聞致信之後。該夷仍執印文。不肯退
租。地方官意存遷就。有帶兵護送該夷入神先寺之說。且
愚撫夷必先安民。國終尤須慎始。今神先寺既是該士民
向來讀書公所。自必不肯租與夷人居住。該縣先則誤用
印文於前。繼又謬議兵送於後。強民從夷。是何肺腑。誠恐
該夷住寺之後。與該士民必不相安。儻或藉端滋事。俟時
聽之不可。禁之不能。夷人既不感恩。官與民又不相洽。大
可慮也。况聞該夷借住該寺。意在講經。外夷所講之經。大
半邪說。証民惑眾。關繫匪淺。此事辦理種種謬誤。總由該

縣冒昧發給印文。使夷人得所藉口。咎在官不在民。其理甚顯。相應請

旨密諭該督撫嚴密查訪。通盤籌畫。將辦理不善之地方官。卽行懲辦。再將現在情形。妥為安置。務使夷人相安。不致日後尋釁。毋徒苟且目前。將就了事。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嘆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之神光寺。候官縣知縣。不察輿情。遽將租約用印。經該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書信。明白勸阻。該夷仍執印文。不肯退租。地方官意在遷就。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朕思。馭夷之道。莫先於固結民心。若如所奏。強民從夷。必激生事端。閩繫匪淺。著劉韻珂。徐繼畲。按

照所奏情節。妥為曉諭。不可致生夷釁。亦不可稍拂民情。總期民夷兩安。方為不負疆寄。其地方官如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必當從嚴參辦。不可少存姑息。原摺並士民公信刊本。均著鈔給閱看。

乙卯。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燾會奏。福州一口。當道光二十四年開關之際。英夷派有領事。英目李泰郭。來福駐紮。租住城內烏石山積翠寺房屋。嗣該夷等在南台口岸。開市貿易。與之要約明白。嗣後惟領事夷官。准租城內房屋。其餘夷商俱遵條約。住城外港口。並令將房屋租約。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六七年來。臣等隨時隨事。相

機駕馭尚各相安無事。本年暎夷領事若遜回國。交繕譯官金執爾代辦通商事務。該國有講經夷人二名。來福州租屋。金執爾即在城內烏石山下之神光寺代向寺僧租屋兩間。將租約送候官縣用印。該縣興廉因上年曾有夷官租賃城內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誤謂事同一律。即於租約內用印交給。數日後即有在城紳士繕寫公啟。交候官縣轉致夷官。令講經人作速搬出城外。旋有書院肄業生童。謂神光寺係各生童會課之地。難容夷人租住。應各約會同至寺內與之講理。公具告白。在城徧貼。又聞省士民亦貼有公白數十紙。其語意均與書院生童所貼告白約

畧相同。金執爾接到公啟。當至侯官縣署。交給興廉送還。仍約俟。咬按批回再定。嗣見公白字條。復至。且徐繼畬衙門兩次。投遞申陳。先則剖訴緣由。求為保護。繼以此事。伊已具稟夷酋。可否不敢自主。乞候批回辦理。臣徐繼畬即一面批覆。一面與臣劉韻珂。往返密商。均以福州民氣孱弱。重利輕義。心志不齊。與廣東情形迥不相埒。若但以文人恐喝之詞。為脅制夷人之計。非為無益。實恐有損。況此次該夷之違約租房。固屬理曲。而興廉之誤行用印。亦不得謂非差錯。現在講經夷人。既已進屋居住。該藩譯官金執爾。又堅欲等候夷酋回文。再行定見。自須從緩設法。使

之心願情服。自行搬遷。方為正辦。斷不宜操之過急。致令別生枝節。臣徐繼畲當飭該管府縣。密諭生童。各體此意。勿再聲囂。一面告示優容。以講經夷人。現尚未得住處。豈忍逼令遷移。致使露處。但省中紳民既不甘願。必難日久相安。祇好在神光寺內暫行借住。不准租賃。一俟城外覓有妥善房屋。即行退還等語。劉履金執爾知照。刻下生童等均已默喻止息。該領事金執爾亦別無異詞。仍由臣徐繼畲密派兵役。在於神光寺附近各處。彈壓巡防。以免匪徒乘閒釀釁。至候官縣知縣與廖辦理錯誤。咎有應得。若遽因此撤任。轉使置身事外。並恐啟外夷輕視之心。且等

先行飭司記過。仍責成該縣從容布置。務令該夷人等自願搬移。如或不知愧奮。辦理始終失當。即當從嚴叅辦。以示懲儆。再臣劉韻珂接到夷酋文倣照會。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以備大輪船之用。臣以臺灣非通商之地。該國船隻不應違約擅到。該處向不產煤。居民亦從無燒煤之事。雞籠山為全臺總脈。該處居民。係閩粵兩籍。性情強悍。保護甚嚴。久禁開挖。以培風水。斷非官員所能強勉。此事斷不能行。照覆。並咨兩廣督臣徐廣縉。就近向該酋諭阻。一面飛咨臺灣鎮道府會督淡水廳。固結民心。堅為防拒。使之無可觀覲。茲於六月初四日。接據臺灣鎮道府會

稟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有嘆咭喇火輪船一隻。駛進雞籠口停泊。該處文武各員。聞其來意。據夷目譯哈戔囉聲稱。欲赴天津公幹。船中缺少煤炭。求為代買。該文武覆以此處本不產煤。且該紳民呈請嚴禁私開山坡久已封禁。無從代買。該夷語甚恭順。隨於三月三十日開船北駛。臣等復飭淡水文武。時時密查。如有私挖煤炭者。立即杖斃。以杜白晝夷人之漸。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畲奏。嘆夷租賃內城房屋。現經設法籌辦等語。覽奏已悉。嘆夷欲住福建省城之神光寺。候官縣知縣遽將租約用印。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書信。勸阻等情。

前有人奏及此事。已降旨。令劉韻珂等妥為曉諭矣。總之通商定約。原期民夷兩安。若辦理稍有偏倚。必致釀成事端。惟當恪守成約。不惟城內房屋。未便聽其居住。即城外租賃地方。亦須查照成約。妥為安置。僅成約之外。稍有遷就。不獨民心不服。即夷商亦有後患。該督等仍應密之又密。慎益加慎。勿存畏蕙。勿涉張皇。務使夷費不生。民心共順。方為久遠之計。地方官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遵前旨嚴行叅辦。勿稍迴護。至所稱該夷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一節。該督等以不應違約。正詞拒絕。自是正辦。仍當密飭文武。加意防備。切勿稍存大意。致有疏虞。餘著照所擬辦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叻首於六月
初十日由上海回港。十四日接其照會。不過尋常貿易事
件。並未述及赴津投文。臣等就事照覆。亦無隻字提及前
事。竊思五口既准通商。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斷難逼其去
路。况夷情狡黠。若慮其駛往他處。極力商阻。則彼轉謂示
之以弱。勢必要挾愈甚。枝節叢生。檢查前數年舊案。該夷
動輒藉事生端。稍不遂其所欲。即以駛往天津為詞。肆情
狂吠。深為憤懣。伏思廣東向為諸夷麇集之區。而江蘇閩
浙等省。設立夷目。交涉公文。亦為續開通商之地。廣東稍

有動搖。則各省倍難捍禦。儻各省稍涉鬆勁。則廣東亦大費支持。仰賴

宸謀鎮定。洞燭其奸。並

飭沿海文武。各專責成。不動聲色。節節嚴防。該夷無可覷覷。遂亦類然自阻。是其鬼域伎倆。情見勢絀。洵為信而有徵。今既識破其虛聲。當可永絕其妄念。全湯鞏固。基於此矣。

徐廣縉等又奏。查叻酋回港。照常安靜。其中實在情形。必須密有確據。方可見機操縱。茲特於本月十九日。密購其新聞紙。內開。英國女王有書到港。傳知大兵頭。吹噓。據稱。定日前往上海天津。察聽中國新政。探訪各省情形。若何。

並要用計。將徐總督落職。方可進城。該兵頭甚為留心。真係我國能人。務使國計有餘。大有益處。尤須和合中國百姓。見機行事。亦不可勉強。有失國體。各國英人。議論艾喻前到上海。無法入手。遣人赴津。又不收真正開事。現已回港。甚屬無味。聞天津港口外。沙線甚多。竟將火輪船擱淺。壞去右輪。船主咸吧。索銀修補。艾喻允給二千圓。在上海為之修好。並聞天津口內。藏兵二萬。乃中國最利害之兵。想係該總督飛信安排。豫備打仗。又聞廣東駐省之兵。操演槍礮甚嚴。業巡撫與徐總督。時常在公議堂暗中設計。必有豫防之策。艾喻在港。連日招請商人。言福建港口不

好。虧折甚多。因思另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各國夷人。人言此事固好。惟未審能否相安。且徐總督與葉巡撫。時常密謀定計。此事恐亦大費周章。若要用兵。又無兵餉。而徐總督葉巡撫。未知何日始能調去。實在為難也。為鬼為蜮。如見肺腑。臣等疊次具奏情形。多相符合。竊查叻酋人頗深沈。豈尚不知進城之勢有不可。所以勉強為此者。無非虛張聲勢。做成竭刀盡心之狀。見好於其國王。以免噤首吧首之排擠。即思換臺灣為港口。亦不過私與夷商。甫有此議。並未接其照會。殊不知各國夷人。先已共料其勢有難行也。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夷酋回港安靜一摺。又另片密
 陳購得新聞紙。實在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昨據劉韻珂等奏。接
 到夷酋吹唆照會。欲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以備大輪船之
 用。經劉韻珂等正詞拒絕。已降旨密諭嚴飭文武。加意防備矣。
 茲復據該督等奏稱。夷酋吹唆。連日在港招請商人。言福建港
 口虧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是該夷窺伺臺灣。生心
 已久。在粵雖甫有此議。究不可不豫為善防。本日已密諭劉韻
 珂等。仍遵前旨。嚴密防備。該督等如接到該夷求換臺灣港口
 照會。即行查照成約。臺灣不在五口通商之內。據理斥駁。妥為
 曉諭。絕其妄念。並隨時偵探情形。如有潛往臺灣窺伺之信。即

一面奏聞。一面飛咨閩浙總督。趕緊防範。該督等總以慎守成約。示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昨據劉韻珂。徐繼畲奏。漢夷欲住臺灣採煤一節。已寄諭。於拒止之後。加意防備矣。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奏。採得夷酋吹噓。回香港後。連日在港。與商人私議。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思換臺灣作為港口等語。此說雖出自新聞紙。為其生心設詐之端。然與採煤之詞相合。其陰謀觀。必非無因。臺灣為懸海要區。民番雜處。平時尚易生事。豈容奸夷到彼。借貿易為窺伺。現已密飭徐廣縉等。靜俟其間。先折其萌。惟恐其侈心不肯中止。勢必

向臺灣附近洋面尋釁。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劉韻珂等。密諭臺
灣鎮道。督率文武。嚴密防備。於從前夷船撞遇礁石之處。加意
佈置。勿存畏怯。亦毋事張皇。如該夷日有求換港口文書。即答
以成約內通商五口。本無臺灣地方。斷難允准。該督等仍一面
飛咨粵省。正詞駁斥。絕其妄念。慎勿稍涉游移。致遺後患。是為
至要。

戊午。工科給事中林揚祖奏。竊思福建省城內烏石山積
翠寺。被奸僧賃與暎夷。為望遠探船公館。經督臣劉韻珂。
從權應允。夷官居住省城內。民心恐慌。已非一日。惟恪遵
官令。久已隱忍成風。而奸民貪利。甘受夷人之餌者。亦不

乏人。近來城外傳教講經。浙間紛擾。城內則自積翠寺以
外。尚無被占之地。乃聞本年又有吳夷。向神光寺僧。合租
賃寺房。經候官縣知縣。將租字與之用印。紳士公稟地方
官。並致信夷人。令其退還一事。臣聞福州府人家書。均道
及紳士寄夷公啟。並言夷人大張揭帖。詞甚狂悖。深堪痛
恨。又有紳士林則徐等。致巡撫徐繼畲公信。及巡撫履信
各件。臣細加查閱。紳民之意。大約因廣東有不許入城之
舉。力持界限。不肯使積翠寺外。再占一區。巡撫之意。則謂
閩省民氣。民心。皆非廣州可比。彼此函商。總未見確有把
握。而夷人揭帖。情詞狂悖。見之不勝髮指。伏思設官所以

衛民官非民無與共守。民非官無與為依。夷人無他伎倆。所恃者官民未能一心。因得售其奸計耳。今該撫既恐紳民逞一時之忿。各紳民又疑大吏偷旦夕之安。儻遲回生變。成何事體。且夷人不得意於粵。必思逞志於閩。既有爭端。我不備夷。夷將備我。事勢緩急。爭在幾希。必應和同商酌。先事密防。方為有濟。今者官民互辯。不可為和。議論喧騰。不可為溢。况夷帖悖詞。顯係漢奸舞弄筆墨。夷人若止為通商起見。安用許多華人。查閱該撫信內。有夷人役使華人。不便拒逐之語。勢必置漢奸於不問。使首會為夷人念經宣化之地。於

國體人心大有關係。且稽隸福建既有見聞。謹據實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癸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該縣
遽於租約用印。並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復據劉韻珂。徐繼畲
奏稱。現經設法籌辦。均經先後降旨。飭令該督撫。加意防備。慎
密辦理矣。本日又有人奏。官紳意見不合一摺。並鈔錄往來信
函。及該夷揭帖呈覽。該夷詭譎性成。固當示以鎮靜。然過於遷
就。必失民心。厥外之道。莫先安內。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該
夷轉有所藉口。該督閱伍。計將竣事。著即迅速回省。與該撫遵
照前旨。妥密籌商。總宜恪守成約。凡該夷稍有違約之處。即當
嚴詞拒絕。俾該夷感而知畏。不致遽生嫌隙。至民氣民情。尤須

固結閩粵之民。皆吾赤子。該督撫身任海疆。若民夷稍有不安。即係爾等辦理不善。務當曲體朕意。妥為控取。平心問導。毋得苟且目前。致貽後患。侯官縣知縣興廉。於該夷賃住房屋。何以不稟明上司。遽將租約。率爾用印。與成約不符。致令民夷兩相爭執。著即查明。嚴行叅辦。毋稍迴護。

八月庚申。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竊謂夷人就撫以來。五口通商。而福州省會之區。獨令入城居住。本由督撫不善辦理所致。本年五月。突有夷人。向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議租居民。辭以此地為生靈肄業之所。而夷人旋持侯官縣用印租約。強行占位。士民不服。向地方官僉呈。撫臣徐

繼會許以從容設法。總可驅除。臣昨接家信內鈔寄省城紳士與撫。臣來往書札始知夷人恃強如故。又且張貼狂詞。撫臣容隱意多。而主持意少。民夷既不相下。勢恐激成事端。查該撫信內稱夷官入城居住。係照和約之文。臣聞五口互市。並未明許入城。該撫迴護前非。欲以強詞壓眾。又稱此事辦理謬誤。在誤用縣印。即將該令叅革治罪。亦咎所應得。然夷務非叅官所能了。彼既扶有縣印租約。此時若硬行驅逐。則出爾反爾。其曲在我等語。臣思知縣以印文擅給夷人。強占民房。非尋常疏忽可比。乃謂夷務非叅官所能了。公然袒護。將何以服民。且以我之驅逐夷人。

為曲。豈彼之強占反為直乎。又稱福州雖稱省會。而地方之富庶。民氣之強悍。實非廣州之比。不宜與之生端。輕於召募。此係該撫巧於卸責。伏思

國家置吏設兵。原為禦侮。無專恃民間財力之理。如該撫果志切同仇。則紳士公請守助相資。以為犄角之處。何竟置之不答。是不特外張夷跋。而且內沮民心。至夷官星察理。帶有辦筆墨之人。應與夷人同住。乃任其在閩縣地面。租房居住。該撫猶謂和約中。並無夷官所用筆墨。合不准住城內之說。此輩即是漢奸。豈容與民雜處。乘機播弄。何所不至。該撫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大吏有疆圉之責。地

方偶有警端。當如何密籌方略。保衛民生。方為不負委任。乃該撫稱夷船僮來。當乘一葉小舟。直造其船。與說情理。如有不測。當殞身以謝吾民。此不特其言不祥。若事出倉皇。祇思一身為孤注。其毫無布置可知。總之該撫一味畏葸。平時既委曲以順夷情。有事復不能振作以勝疆寄。夷情叵測。民亦難馴。萬一乘釁弄兵。公私無備。省會安危。所關非細。即該撫果踐前言。於事何濟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嘆夷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屢經降旨。飭令該督撫密籌妥辦。並飭劉韻珂。閩伍事竣。迅即回省會商。茲又有人奏。夷人恃強構釁。大吏撫馭無方等語。著劉韻珂。秉公密

查。是否該撫徐繼畬。辦理謬誤。有無袒護屬員。徇庇漢奸。並現在民夷能否相安。據實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壬戌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夷船由天津折回上海。旋復由上海起碇回粵。現在福廈兩口。並未報有夷船駛入。亦無經過轄洋之事。查閩省洋面。距上海本不甚遠。計夷船自上海起碇以後。已逾一月。既未駛入兩口。自必早由外洋回粵。惟夷情反覆無常。偵探不容稍弛。廈門一口。四面環海。港闊水深。無險可扼。值此夷情浮動之際。巡防堵禦。固宜講求。而駕馭牢籠。亦應恭酌。總以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而不致生事為要。隨於閩伍至廈時。

將該處應籌各機宜。與水師提督。及該管道府廳縣。面商指授。密為布置。至從前福口。夷人初到時。尚不免有口角爭競之事。近則華夷相安。即日前嘆夷租賃城內神光寺房屋一事。始因在城紳士。繕寫公啟。公白。促令搬移。彼此不無猜疑。迨臣徐繼畲。令該夷暫行借住。並密諭紳士。從緩設法。該夷疑團已釋。該紳士等亦無異詞。茲臣劉韻珂於回省後。復飭經辦夷務委員。候補道鹿澤長。候補縣丞郭學典。密為查探。知神光寺內所住兩夷。一係講經。一係行醫。因醫死兩人。數日內即無就醫之人。行醫之夷。亟欲搬出。而講經之夷未允。現雖同住一寺。不時爭論。其勢似

難久處。臣等即密飭該委員等隨時隨事相機勸諭。務令及早遷移。勿任久居城內。就目下兩口情形而論。均安貼如常。惟居安必先思危。有備方能無患。仍當督飭委員及各口文武密察動靜。設有夷船駛至。亦必持以鎮定。勿涉張皇。務使該夷頹然自沮。無可挑釁。仰副我

聖主塵念海疆。告誡諄諄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遵查夷船自上海起碇後。未至福廈兩口。業經密飭嚴防。並獎夷租賃神光寺房屋。現在相機勸諭各等語。覽奏均悉。夷船已由上海駛回香港。安靜如常。惟防範不容少疏。該督等仍當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加意巡防。

慎勿張皇漏洩。至夷人租住神光寺一事。臺有旨。諭令該督等密籌妥辦。茲據奏稱。講經行醫兩夷人。現雖同住。而不時爭論。其勢似難久處等語。該督等正可乘勢開導。務令及早遷移。俾各紳士等。均無異詞。而民心亦可安貼。總之海疆要地。夷釁固不可開。而固結民心。實為制夷之本。權其輕重。寬猛兼施。該督等身膺重寄。惟當遵奉前旨。平心籌辦。以衛民心。而弭夷患。儻因民夷爭執。激成事端。朕惟該督撫是問。懍之慎之。

癸亥。福建學政黃贊湯奏。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要在防夷。嘆夷犯順。逾十載矣。自撫議已成。而修防仍弛。夷情貪詐。反覆無常。自今以往。能保其必相安乎。伏望

皇上當此閒暇之時。預作綢繆之計。

密降諭旨。詢問沿海督撫提鎮。若何可以權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彼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糧餉何由充足。器械孰為優劣。或用官兵不如義勇之可靠。或練義勇以助官兵之不足。文武員弁中。何人有某長。可以為禦侮之選。何人有某短。不克為敵愾之資。而其中之最堪痛恨者。莫如漢奸。彼喫炎得以進退自如。深入不懼。悉恃此輩為之援引。為之主謀。而所謂漢奸者。逆用之可為彼之羽翼。順用之即為我之干城。必如何查禁。如何招徠。而後不至以內地之民人。為外夷之接應。凡此數條。皆令其

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籌畫。明白回奏。

密飭遠行。並即令原議該督撫提鎮。久於其任。以責成效。勝算既
採於平時。竭蹶自不形於倉猝。事權既各有專責。臨機自
無用其遲疑。如是則設有不虞。

朝廷不必遣將帥。而邊隅已可期肅清矣。至於厚賞重罰。以
神鼓舞之權。因地擇人。以妙轉移之術。尤祈我

皇上斷以武勇。加以明察。任使則委用必專。勸懲則飭部先議。將
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外無敵而內順治。中外臣民咸翹
首而瞻邅隆之治也。

黃贊湯又奏。華夷相安。總在地方官廉明公正。臣聞原任

江蘇臬司宮慕各在上海道任三年。不激不隨。能以信義折服。又聞道光二十八年春。海運漕船。正欲開行。倭夷領事。以青浦水手。毆傷夷人之故。阻止船隻。經候補道吳健彭。反獲開導。立即解散。又該道署上海時。夷商有私至湖州買絲者。該道告知該夷領事。言爾係倭國之官。爾商敢私去湖州買絲。並不稟命。是藐官也。如前約何。該領事立拘夷商懲辦。又夷人私至太湖。該道照會告知該領事。立即叫回。又有內地民人。為夷人僱工。竊番銀七百圓而逃者。夷人向該道要人要贓。該道問該僱工籍貫何處。薦主何人。夷人不知籍貫。並無薦主。該道云。爾收無來歷之人。

是自己錯了。又無家屬薦主。叫我向何處孝人。夷人遂默然而去。種種辦法。似亦皆中肯綮。大抵夷人亦非全不講理。只要地方官處置得當。又須平日居官清正。彼亦心服。從前之所以臺生事端者。皆地方之辦事不足相服。有以啟之也。故當朱桂植撫粵。林則徐督兩廣時。雖折馬頭。燒煙土。亦遂帖然畏服。可見安邊撫夷。全在地方官之廉明公正也。臣以為華夷雜處。日久終難相安。總以思患預防。無事有事。皆責成地方官。未雨綢繆。方為正辦。

諭軍機大臣等。福建學政黃贊湯奏。豫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著沿海各督撫。按照該學政

所養悉心體察。總期於安撫之中。寓防維之策。不得以暫時無事。稍涉懈弛。是為至要。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大海形勢。汪洋萬里。原難得其扼要。至若大江內河。曲折多而沙灘亦多。又有石磯以束其氣。斷無一往直前之理。故江有閘狹。可以制敵者。必在險狹之地。以賊出沒奔騰之技。無所逞也。故有磯即可塞其歸路。有沙灘即可膠淺其舟。夷人畏此二者。所謂智者無所用其謀也。小河愈窄而彼愈窘迫。愈淺而彼愈畏膠滯可知矣。夫窄則賊不能并舟而進。并舟則將割於沙矣。且窄則船之近岸。左支右礙。而濟之以大礮。檣櫓在數步。

之間。賊此時惟有悉力盡命。以急那移其船。即有礮亦不暇施。無他。救命不暇。望傷人手。故船近岸則用礮。近沙則用火。沙膠其底。火薰其旁。雖鐵船亦無能為矣。夫堤工之土牛。即礮臺之埽牆也。土牛多即礮臺多。土牛安放。成犄角之勢。或品字形。或偃月形。變化皆因地形為之。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或備左則擊其右。如是佈置。我之四五十里之長塘。即彼之陷阱矣。且所以為百方千計。必避其在大水。而誘之於小水。正為此也。而小水最患其暢行無滯。倏忽而過。是以河之上流下流。必用鐵木筏。誘之進。則先隱其筏。而縱之畢進。上流之筏。多用大船以守之。使彼不能

得前。下流之木筏。塞其歸路。再用火船遮之。使彼不能退
出。則成不能退遂之勢矣。水路一敗。陸路賊無所歸。我兵
雲集。有一漏網者乎。而設施一切。尤自天津裏河直沽
河始。皆必然之序。

諭軍機大臣等。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奏。扼要設防。並繪圖呈覽
一摺。此圖著發交訥爾經額。於天津裏河直沽河等處。按照摺
內所陳。並圖中佈置一切情形。悉心體察形勢。總期設施得宜。
並著陸建瀛。傅繩勳。吳文鎔。各就該地方情形。周歷察看。凡有
內河可以通海之處。均按摺內所陳。相度地勢。妥為佈置。該督
撫均當嚴密設防。不可稍有漏洩。是為至要。原摺均著鈔給閱

看。

刑部奏步軍統領衙門奏送俘獲丁光明持有稟帖一葉。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丁光明著交刑部審明辦理。欽此。經該衙門將丁光明及稟帖
等件送部。臣等提訊據丁光明供稱係山東歷城縣人。自
幼學習天主教。道光二十五年間伊到泰安府。聞有大西
洋國羅瑪府人羅類思在城外店內住宿。因與同教人郭
四投往服役。聞羅類思說及在廣東省與大學士耆英。辦
理夷務有功者。英允為轉奏。嗣在彼守候兩月。因無信息。
羅類思自赴上海。伊前來京。在宣武門外開設弓鋪。二十

八年八月間。伊聞者英到京。羅類思在泰安府候信。寫就稟帖。託素識之保定府人王姓。至者英宅內投遞。未接回信。王姓亦未見面。二十九年三月間。羅類思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者。曾否將羅類思保奏。在西河沿不記字號店內住宿。經伊往見。並寄信羅類思。告知耳聞者英已為代奏。並有修天主堂之信等語。高姓旋即出京。後伊閱看報本。見廣東山東均添水師兵勇。心想羅類思幫辦夷務有功。未見者英轉奏。復寫就稟帖。於本年五七月間。四次至者英宅內投遞。俱被看門人阻回。臣等查閱所寫稟函。語多支離。詰以因何屢次投遞。該犯供詞閃爍。惟稱羅

類思實有其人去歲羅類思遣高姓來京亦實有其事傳訊者英有門家人邱升供稱該犯先後四次到宅投遞稟函伊因不知稟內係何言語未經接受後曾向耆英稟知相應請

旨飭令大學士耆英將辦理夷務時有無羅類思其人留否許為轉奏凡請建西洋堂之事該犯二十八年間遣王姓所遞稟函是否接收此次該犯屢遞稟函該家人俱未接受其中無別情一併據實回奏謹鈔錄丁光明送耆英稟函並丁光明默寫寄羅類思信彙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刑部奏。現審學習天主教人犯。供有致信大員情事一摺。著者英明白迴奏。刑部原摺。並該犯丁九明信片二件。均著鈔給閱看。

甲子。大學士耆英奏。查^李於道光二十三年春間。在兩江總督任內。奉

旨派往廣東。與暎咭喇會議通商稅則。十一月。仍回兩江總督任。次年春。調補兩廣總督。四月到任。在澳門辦理味喇^佛喇^佛兩國事務。均與西洋夷人毫不相涉。彼時有無羅類思幫同辦理暎夷之事。斷不能掩委員。及文武地方官耳目。今該民人丁九明供稱。大西洋國羅類思在廣東幫同

茅辦理嘆夷之事有功。許其轉奏。實無其事。至供聞茅業已奏過。並有修天主堂之信。究係聞自何人所說。一經根究。不難水落石出。又供二十八八年八月。伊寫就稟帖。託人送至茅家投遞。並本年五月至七月。伊到茅家投信四次。均未通稟。茅遍詢家丁等。據稱二十八年八月。實未見有面生可疑之人投信。本年夏間。曾有人三次投遞信函。因籤上書寫大人。又無姓名。且來人語言含混。均未接收。七月初。又來投遞信函。籤上書寫耆中堂。追問其此信何處寄來。惟稱南邊羅大人託寄。問其羅姓究係何人。伊不能指實。見其詞色支離。其信仍未接收。即驅逐門外。惟茅家

丁。於該民人屢次投遞信函。雖未接收。並不即時稟明究辦。實屬糊塗。等。後再三詰問。實係因其詞色支離。未敢接收。尚無別情。

查英又奏。再查弛禁天主教。因佛蘭西夷酋呈出碑模。刊載康熙年間禮部議准弛禁成案。援為口實。堅請弛禁。相持不決。嗣經議定佛蘭西及各外國習教之人。止准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儻有違背條約。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經拏獲。即解送各國領事官管束。懲治。於二十四年秋間。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後有夷人潛往湖北等省。經拏送廣東。解交各該

國領回。查照條約懲辦。是傳習天主教之夷。無所施其伎倆。今該民人丁光明所供。西洋夷人羅類思。潛往山東泰安府候信。如果屬實。何以該地方官不為拏送。其所供自幼學習天主教。恐在京藉開設弓鋪為名。暗通傳教之夷。亦未可定。伏思。拏自二十二年。辦理夷務。當上海鎮江等處。先後失守。夷船闖入長江。欽奉寄

諭。兩載以來。沿海生民。突遭蹂躪。朕心實有所不忍。與其兵連禍結。何如息事安民。諒該大臣必能善體朕意。期於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為籌辦。欽此。拏遵即審度時勢。既以息事安民。惟有隨事隨時。設法羈縻。以全大局。免開邊釁。再此次夷船駛

至上海。投遞照會。大輪船復至天津。雖經各該地方官開導南旋。尚恐別生詭計。設有人議及嚴兵勦辦。固屬正論。我

皇上天竄聰明。應請體察時勢。非計出萬全。似未可輕動。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查道光二十七年。科布多參贊大臣瑞元咨稱。俄夷持凌格特六人。將領催朱布太捆綁。奪去馬匹衣服等物。嗣據俄夷巴拉西聲稱。伊等並未偷竊馬匹。係卡倫侍衛金齊賢。串通通事。諱送為竊。適被朱布太聽見呈控。此案應與俄夷會同審辦。是以本大臣奏明。將卡倫侍衛金齊賢。及案內人證。解送

庫倫等因。咨行前來。等當即請

旨將金齊賢革職。會同俄夷訊辦。惟屢次行文。該夷一味支吾。並未咨覆。金齊賢已於上年病故。人證在庫守候。二載有餘。

請

旨可否送回各該處守候。當奉

諭旨。金齊賢所委之通事珠蓋。事主朱布太。章京呢瑪特等。即著解回科布多。暫在游牧守候。俟固畢爾那托爾咨覆到時。由德勒克多爾濟提集。派員赴恰克圖會同審辦等因。欽此。茲據俄夷固畢爾那托爾咨稱。擊獲奪取馬匹之犯持凌格特等。解送額爾口城。惟據供稱。並無奪取馬匹之事。跡近可疑。

現擬於七月下旬。赴恰克圖會同質訊等語。查科布多塔爾巴哈台。距庫倫爲遠。該夷定於七月下旬。即抵庫倫。應將案犯迅速提集。核計往返程途。另擬日期。知照該首。現在飛咨各該處。飭令官兵。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將人犯全行解到。以備質訊。併咨行俄首。因爾國賊犯二年之久。未經弋獲。所有案內人犯。各回本處守候。臨時恐難趕到。俟將人犯解到時。派部院章京扎克丹等。偕恰克圖章京賽音博勒格圖。於本年十月二十日。會同俄囉斯委員質訊。照例擬結。

硃批知道了。

甲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為兩奉寄

諭體察情形履奏查直隸拱衛

京師海防事宜較東南各省為尤重。而情形則迥不相同。計南自山東交界之狼坨子起。北至山海關止。洋面千有餘里。並無島嶼可以停泊。小船尚有收口之處。大船則唯在海口拋錨而住。此直隸洋面尚非用武之地。故夷匪難以肆行。而各處海口之攔江沙。為天成之險。可以扼制夷船。其沙橫亘約五六七里不等。無論大船。即估舶沙船。亦須乘潮方能出入。道光二十一年。臣督兵親駐津沽。仰承廟算。指示機宜。數回往還。地利扼要情形。無一不在心目之中。茲

查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陳奏各條多有見聞未確事所難行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初次奏內稱澳門大西洋有赤銅礮一尊。用銅三十萬斤。初試海水分裂見底。嘆夷畏之膽裂。何不處處仿效為之。變而為石為土為木一節。臣思嘆夷沿海滋擾。所恃者在礮。我所抵禦者亦在礮。然致遠推堅。貴乎靈活有準。現在大沽一帶礮臺。安設數百斤以至萬斤重者。大小銅鐵礮位數百尊。大礮均有礮床。中間安設機軸。形如磨盤。欲左則左。欲右則右。向於海河坐灣。夷船必由之處。設靶鍊

準久已得心應手。若重至三十萬斤者。銅鐵不能造模。鑄若以石上木之脆質。欲其勝千斤之猛藥。一經點放。斷無不炸碎之理。未能禦敵。先自傷人。以不可輕於一試。

一初次塞內稱。天津為扼要之地。過此細訪。有攔江橫沙一道。已備舊船四十隻。有事載沙填口。一節。查攔江沙壘。寬至數里。如以舟載沙堵塞。不但海水衝擊。不能奇破。而此區區朽敗之船。豈足以當夷人之一礮。若云傾沙壘水。可以窒其來路。則早潮晚汐。隨即漂流。徒勞無益。從前海防層層設備。並無此說。現在亦無人以四十隻船載沙待用之事。

一初次奏內稱。口門為頭層門戶。誘賊至三岔河。迤東。裏河兩岸。堅築礮臺長堤。逆處用大礮。撞槍備敵。設彼進內河。其舟必小。可以一擊而碎一節。臣查三岔河距海口二百餘里。如任令該夷。越過大沽礮臺。駛入內河。處處皆可登岸。如其舍舟登陸。占據礮臺。分兵肆擾。蹂躪焚燒。豈可復問。且三岔河在天津郡城之北。東北兩面。緊臨河岸。如該夷之說。議。豈肯過而不留。竟聽我誘之深入。况乎建礮臺。築長堤。係共見共聞之事。臨時則倉卒難成。先事又易致驚駭。且本年在津沽。兩奉寄

諭。總當鎮靜。勿致居民驚惶為戒。欲圖攘外。未能安內。裏河距通

州水陸匪遙。密邇。

京師。尤不敢僥倖奇功於萬一。

一初。次奏內稱。犯法水賊。及鹽徒。捨匪人等。誠得良將。駕馭。皆可收指臂之效。不在預養。只在臨時招募。等語。查此等。俾逃法網之人。平時斷無自來應募之理。若待夷船已至。城廂戒嚴。正恐內賊不清。雙生肘腋。何敢明張曉諭。招致豺狼。縱使駕馭有方。而急需之錢糧。難填豁壑。事後之敬遣。更費周章。以毒攻毒。乃兵機偶合之權謀。非堂堂正正之旗鼓。流弊滋多。於近畿之地。似未可試行。

一二次奏內稱。遊具在大水。誘之於小水一節。臣將周天

爵所擬圖說。詳加閱看。以圖之形勢論之。當可操全勝。但該夷說論多端。其故於入內河。則必不止一船。亦斷不肯全軍深入。必有在後之策應。所謂巨筏以塞其歸路者。恐不可恃也。夷船一入大沽。隨處可以登岸。所謂以大船阻其道路者。亦無所用之也。總之防夷之策。就直隸而論。斷無舍攔江沙之天險。與各礮臺之地利。而關關延敵。輕於一試之理。

以上各條。實在情形。仰祈

聖明俯察。臣伏思天津為

京師屏障。大沽為海口門戶。防守之計。總以固我藩籬。賊不

敢來。來不敢入。為勝算。況直隸沿海居民。自二十一二年。清理保甲以後。隨時編查。未敢少懈。外來奸匪。無可藏身之地。實非南省情形可比。而人心堅定。志切同仇。較之廣東。未遑形其不逮。此巨十載籌防。所可深信者。不敢於聖主之前。稍作過量之語。並將海口至三岔河一帶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看。

訥爾經額又奏。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著各該督撫。按

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等因欽此。查道光二十二年。英夷就撫議成。各處撤防。經臣督同天津鎮道等籌議善後十六條。如蔣文慶所陳各情均在。臣臺次籌防暨善後章程之中。當蒙

敕交樞臣。遵條議准遵行。而於修造戰船復設水師不便之處。亦經詳細聲明。非畏難惜費也。誠見北洋水面。非耀武之區。巡哨兵船。非對敵之具。惟有嚴防海口。使之不能覬覦。以為鞏固藩籬之計。如阻其衝突。水路則有木筏。木椿鐵鎖。鐵猶。鐵蒺藜。鐵鹿角。層層設狀。避其火器。則有土袋。土壘。土槍。土壩。節節障蔽。勦賊軍械。則有數百斤至萬斤重者。

大小鋼鐵礮位。及火攻炸礮數百門。陸路則有弩弓。弩箭。藤牌。刀矛。擡槍。鳥槍。馬槍。馬上長矛。以及弁兵如何分布。如何會合。兩旁如何抄襲。復路如何策應。埋伏兵丁。如何潛起天攻。均經籌備齊整。秦明有素。至團練居民。互相保衛。較之添兵駐防。更為費省。功倍。查大沽北塘。並天津郡城內外。暨海河兩岸村莊。從前各設有義民局。近復陸續增添。統計設局百餘處。人數多至八十餘名。有事則共相保衛。無事則各安本業。聲勢益形聯絡。實覺人心可恃。至該藩司所稱。道府與聞兵事一層。伏念

畿輔之地。與臺灣孤懸海外者不同。自大沽北塘。以至蘆台。

山海關等處。皆係參遊以上大員。統轄重兵。駐紮。除天津道向兼兵備銜。且係鎮道同城。遇有警報。尚同征調。足以應手。天津郡城煩要。河漕鹽務。地方公事。均係天津府知府兼管。去海口既遠。未可兼顧兵事。至通永鎮總兵。乃道光二十二年。專為海防而設。駐紮蘆台。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設有夷船北駛之信。立時前往督辦。朝發可以夕至。通永道本係兼管海防。惟未兼兵備之銜。不豫征調之事。擬請加兵備銜。以資呼應。而重責成。至永平府知府。本係守土之官。防海亦其分內之事。但通永道已請加兵備銜。永平府知府。毋庸再豫征調之事。庶事權歸一。遇事不致

李亂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兩奉廷寄。體察防海情形。繪圖呈覽。並遵旨議覆海防事宜各一摺。覽奏均悉。其周天爵先後陳奏。兵事數條。並繪具圖樣之處。既據該督悉心體察。不敢輕於一試。自係酌量地方情形。確有把握。又據奏稱。蔣文慶所陳。均在迭次籌防。暨善後章程之中。等語。天津為京師屏障。自當以嚴防海口。賊不敢來。來不敢入。為扼要之圖。尤須密籌後路。使賊匪無從統越。各口聲勢相應。固我藩籬。該督既稱津沽地利情形。久在心目。是平時早有籌畫。不致臨時張皇。現在該處人心堅定。志切同仇。該督惟當督飭鎮道。聯絡兵民。訓練必勤。礮械

必備自足常操勝算。慎固疆圉。原不在紛更繁擾為也。至通水道擬加兵備銜之處。著俟奏到時再降諭旨。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刑部奏審擬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耆英宅內呈遞稟函一案。已照議將該民人發遣矣。惟該犯供稱有大西洋國羅瑪府人羅類思。曾至山東泰安府城外店內住宿。該犯與同教人郭四投往服役。羅類思在廣東。隨耆英辦理夷務有功。後自山東赴上海。修葺房屋居住。並於二十九年三月間。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旋即出京等語。著各該

督撫密委妥勇詳加察訪。有無羅額魯及高姓其人。是否在內地居住。何時到過上海及泰安府。逐一查訪明確。據實密奏。毋稍張皇漏洩。

甲申科布多參贊大臣慧成等奏。據阿勒坦諾爾烏梁海總管蒙古勒報稱。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齊斯大壩地方。越入俄夷四十餘名。奪去羊隻宰喫。當經佐領哈勒察志帶同領催前去。告以不須搶奪。該夷執恃強用刀。將佐領砍傷身死。復將所騎馬匹等物搶去。經總管蒙古勒赴管理俄囉斯雅什達刺城官員處通知。據稱前次逃合在蘇曼地方緝拿時。傷斃數名。拿獲數名。並稱搶去馬匹等物。

現在此處存放。今失主認領等語。據情轉報前來。等委員前往相驗哈勒察克。委係因傷致斃。應請

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行文俄羅斯國。照例哀辦。

諭軍機大臣等。慧成額勒亨額奉。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唐努烏梁海交界齊斯大壩地方。越入四十餘名。俄羅斯逃脫之人。攜帶器械。搶奪羊隻。並將佐領哈勒察克。砍傷身死。奪取槍馬等物逃走。經總管派員。通知管理俄羅斯雅什達喇城官員烏什巴拉納克。據稱逃脫之人。傷斃數名。等獲數名。現在監禁等語。此案斃死佐領哈勒察克之俄羅斯兇犯。既經俄羅斯雅什達喇城官員處等獲監禁。著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查明

迅即轉行俄羅斯國。照例裁辦。餘者照所擬辦理。原摺著鈔給
德勒克多爾濟王明閱看。

善研夷務始末卷之二